

快乐向左烦恼向右

歪打正着

老师在黑板上写上“扑朔迷离”，然后问一位学生：“请你说一下，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？”

学生站起来，推了一下高度近视眼镜，仔细看了一下黑板上的四个字，看了半天也不明白。最后，他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老师，看不清楚。”老师说：“你说对了，请坐下。”

朋友不领情怎么办

我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，我经常会把我认为很好的东西送给她，想给她一个惊喜，可是有一次我却发现她转身就扔到了一边……精心挑选的礼物，可对方并不喜欢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我要怎么办？

烦恼投递人 椰子

椰子：

你好！

精心挑选的礼物却没有得到对方的喜欢，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呢，任谁都会感到很失望的，巧克力姐姐要给你个安慰的抱抱。不过，退一步说，其实这也很正常，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同，你喜欢的未必是她喜欢的，所以，你也不用难过。在这里巧克力姐姐有个小故事要与你分享，希望可以给你点小启发。

有一位老板，他承包了一块特别适合种植葡萄的土地，他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不同品种的优质葡萄，葡萄成熟，结出的葡萄榨出美味的葡萄汁，老板就是靠着这些葡萄汁小有名气。有一天从很远的地方来了一位贵客，老板想用葡萄汁招待他。但是这位客人并不喜欢葡萄、葡萄汁之类的食品，连忙推辞道：“谢谢您的招待，我实在不爱葡萄的味道。”老板一听，仍然极力推荐客人品尝一下葡萄汁，还不容拒绝地给客人倒上了一杯，端到他面前。客人见不好拒绝，便拿起来抿了一小口，但是咽的时候忍不住皱起了眉头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眼前的杯子。客人离开后，老板忍不住抱怨起客人没有礼貌，还骂他不领情，不识货！

椰子，你觉得故事里的老板可委屈？他是热情好客的，他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贵客，可是对方并不满意他的做法。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老板其实一点儿也不委屈，他提供的是客人不想要的招待，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别人的身上，怎么可能让客人满意呢？

椰子，从故事中你明白了什么道理？如果不是对方想要的，我们哪怕提供再好的“葡萄汁”，不符合对方的“脾胃”，都是白费功夫。朋友可能真的不太喜欢你给她挑选的礼物，但又不好直接拒绝，所以才过后放置一边的，那么，以后就多观察观察她喜欢什么，然后便可以投其所好啦。椰子，保持好心情，友情也是需要“双向奔赴”的，任何时候，我们都要做好自己！

巧克力姐姐

那年12岁

一枚闪亮的硬币

□巢湖市胡岗小学 鲍华明

12岁那年的夏天，天麻麻亮，父亲叫醒我，说是和他一道去省城合肥买铁砧（父亲除了种地外，还是个铁匠，农闲时做一些锄头、铲子之类的简单农具出售，以贴补家用）。从未出过远门的兴奋极了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。父亲穿着那身干活时穿的粗蓝布裤褂，拎着一个灰色的老式大拎包。晨光熹微中，带着母亲烙的几张饼，我和父亲动身了。

经过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我们就到了合肥火车站。下了火车，眼前是一片完全陌生的世界，鳞次栉比的高楼、川流不息的车流、熙熙攘攘的行人……父亲紧紧攥紧我的手，生怕我迷路似的。就这样，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，直到我两腿发酸，好不容易到了卖铁砧的店铺。父亲顾不上休息，放下拎包，弯下腰，左挑右选，终于满意地点点头，然后摸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元，小心地递给售货员。“老头，这是找剩的钱，一共是十三块九毛五。”那个售货员冷冰冰地说道。

我端详着父亲，其实他的年纪并不大，经常围着炉子转，烟熏火燎的，加上弓背，因此常被喊作“老头”，可他从不计较这些。父亲接过钱，不料那枚五分的硬币竟滑落到铁货堆的缝隙里，只见他佝偻着腰，用粗糙的双手摸索着好大会儿，等找到那枚硬币便和毛票一起装在母亲用家织布缝的荷包里，末了还不放心似的摁了摁。那个售货员一脸的鄙夷，我也疑惑

不解，觉得父亲有点小题大做。

付完账后，父亲把沉重的铁砧子吃力地挪到大拎包里，转身对我说：“走吧。”我盯着他的荷包，没言语。返回车站的路上，刚好路过一家面包店，那烤得金黄的面包馋得我口水直流……我要起小性子，赖着不走。父亲会意，掏出他的荷包，买了两个面包递给我。“哇，好香啊！”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面包大口大口地啃起来，而一旁的父亲却嚼着早上从家里带的饼。吃完后，我把另一个面包揣进兜里，我想在我的玩伴铁蛋面前显摆一下，因为他时常拿些饼干点心在我跟前炫耀，这才心满意足地跟着父亲往车站赶，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家。

一进门，父亲放下拎包。母亲端来热水让我们洗洗脸，接着她从厨房端来几个冒着热气的大馍。父亲一边吃着，一边和母亲商量着地里的活。我顾不得休息，怀揣着那块面包，没打招呼就溜烟地跑出门。

直到天快黑了，我才回到家。一看家里没人，便直接躺到床上睡觉了。“这孩子今儿个累坏了，就让他睡吧！”迷迷糊糊间，好像是父亲的声音，“咦，我的货钱不对劲啊，少了个硬币。”“再数数看……”母亲着急地说道。“还是少了五分钱。”父亲的语气很坚定。慢慢地，他们的对话声越来越弱，最后只听得大门咣当一声，周围又安静下来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睁开眼，床头一左一右站着父亲和母亲，父亲敞开了夹袄，母亲的手里还拎着一只已经灭掉的三眼灯，他们的脸上都漾着笑容，跟过年似的。父亲把他那只握紧的右手慢慢地伸到我的眼前，然后徐徐地展开来，那结满茧子的手掌上放的正是那枚闪亮的五分硬币。